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宰輔編年録卷八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丁兆隆

宋宰輔編年録卷八　　宋　徐自明　著

神宗熙寧五年壬子

二月丙寅蔡挺樞密副使自知渭州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挺字子正應天府宋城人挺在平涼凡五年自以有勞久留邊庭憤鬱為歌詞因中使至使優伶歌之有誰念玉關人老之句傳達禁中上亦憫焉遂召用之

十二月壬午陳升之拜樞相除檢校太傅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

制曰弼亮天工緊朝堂之碩輔紀綱師律實帷幄之宗工維予左右之良豈有重輕之異疇咨舊德敷告大廷具官陳升之受天偉才為國重器逮事仁祖進登要樞肆朕宅師興言訪落與圖大政擢冠庶工方側席於耆庸遽執喪而去位屢頒優詔難奪至情比徙月之告期即治朝而申命視官帝傅增食爰田兼元宰之隆名服本兵之寵寄安危注意知股肱一體之相須中外具瞻誠文

武萬邦之為憲永惟經濟屬在老成勉廸前人之休共
新當世之務於戲明明常德朕有志於宣王翼翼壯猷
爾毋憖於方叔靖共厥位協濟朕心
升之自熈寧二年十月拜相三年十月自相位以
母喪免明年正月詔起復拜相請終喪許之至是
喪除乃有此拜仍大勑繫銜文彦博下遣内侍齎
詔往賜仍趣令赴闕五月兼羣牧制置使八年二
月詔樞密院陳升之提舉馬軍司以知審刑院崔

台符等言緣軍政事重仁宗時命樞密使田況提舉乞依故事以樞臣總領故也

熙寧六年癸丑

四月己亥文彦博罷樞密使自劒南西川節度使守司空兼侍中罷授守司徒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制曰秉國大均絶席廟堂之上經時常武運籌樽俎之間惟吾老成多所更踐懇辭機務往殿近藩敷告在廷進疇厥位具官文彦博器質宏偉智謨靖深逮事祖宗𠫭登

丞弼周旋左右當四海之具瞻密勿樞機實萬邦之為憲肆予纘御屬在倚毗深惟注意之勤勉徇均勞之請眷言耆舊宜有褒崇增秩上公衍封真賦光華故里揭全晉之旌旗偃息名城壯陪京之屏翰出入中外始終顯榮於戲進而論道經邦則必告嘉猷於后退而承流宣化則必下膏澤於民惟往欽哉尚多受祉

彥博自治平二年七月為樞密使是年四月罷判河陽仍改賜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協恭賛治純誠

亮節守正佐運翊戴功臣在樞府凡八年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後五代因之國初三相並冠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本朝遵用舊制○三年二月先是文彥博屢乞罷樞密使上諭以須期年聽去韓絳與王安石協力排彥博每議事絳多面沮之彥博內不平遂引期年之詔堅求補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樞密院者數矣彥博輒歸卧或閉門不出後上又面諭之彥博乃復視事如故上嘗論及大使臣磨勘及常程差遣欲付之三班王安

石與韓絳以為不如置審官西院付之上即令置

然未甞與樞密議也及彥博等對乃言其不便彥

博退上語及西院事安石曰五代用武故政出樞

密宰相備位而已非治法也五月遂降詔置審官

西院議者謂絳及安石叶謀欲沮彥博且奪其權

因建此議然先時大使臣差遣皆屬樞密院無先

後名次時人亦頗患其不平也是月彥博罷樞密

使判河陽從所乞也仍詔大勅繫銜曹佾上出入

如二府儀又詔彦博嘗受先朝顧命令罷樞府宜依曾公亮罷相例與子孫推恩長編後加檢校太師徙判大名府元豐三年九月除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府王堯臣子同老言仁宗不豫先臣與文彦博劉沆富弼等請立英宗為嗣神宗感悟開納會彦博入覲神宗以問彦博對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神宗曰議論於至和時發端為難卿宜

盡録本末將付史官彦博乃奏其事於是手詔褒顯遂加彦博河東永興節度使彦博力辭兩鎮宴餞瓊林輔臣皆與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功之語當世榮之六年請老拜太師致仕事畧

熈寧七年甲寅

四月丙戌王安石罷相自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轉九資

制曰入則冠宰路之重百辟之所儀刑出則寄制垣之尊萬邦之所憲法茍非令徳奚稱異恩粤予端揆之臣久托機衡之任錫之寵渥均厥賢勞具官王安石稟明哲之資蹈柔嘉之則學問淵博為時儒者之宗議論堅明有古直臣之烈間疇偉望升冠近司憂勤百為夷險一節方藉壯猷之助且觀盛化之流遽上封章願還政事確誠莫奪茂典載加正位天官之聯升華殿幄之侍仍加賦邑以重藩維於戲納忠告猷卿所素尚尊徳樂道朕

豈或忘毋怠乃心而不予輔

安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是年四月罷居相位凡五年先是安石秉政更新天下之法宿望舊人屏逐殆盡所用俱新進少年天下不與之上一日侍太后至太皇太后宮時宗祀不遠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上不懌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於

外歲餘復召用可也至是久旱上以百姓流離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嘆懇惻始深疑新法之不便欲罷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不能免也但當脩人事以應天災爾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為人事有所未脩也安石以常數為言上終不以常數為是安石乃求去位上固留之請益堅故有江寧之命上因出手詔諭之麻既出呂嘉問張璪持安石而泣安石慰之曰已

薦呂惠卿矣丁未錄　初監門鄭俠獻流民圖朝廷以為狂笑而不問第令開封府劾其擅發馬遞入奏之罪而俠又上書言天旱由王安石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既而安石出知江寧是日雨安石屢求去位上不許至是以手詔諭安石曰前日曾令呂惠卿及朕以手札諭卿欲以師傅之官處卿於京師而繼得卿奏以義所難處且欲得便郡求息朕深體卿意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卿知江

寧庶安心休息以適所欲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無或食言安石既罷相拜罷録知江寧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上又以安石子雱為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雱以疾不能朝許從安石之江寧仍脩撰經義又詔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脩撰經義是年三月詔聞鎮定州民有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具實以聞上又批問安

石百姓為貸市易抵當所錢多沒產及枷錮者又問安石納免行錢何如或云提湯瓶人亦令出錢者又批問安石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之言見稅匹帛行有手下抱縕角人今亦盡收入行者安石隨事辯析皆謂有利無害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與近習相為表裏故多言不便爾上曰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不便何也兩宮至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如此安石

又歸咎於妄言者之過時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之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安石既罷相遂詔中書自熙寧以來㧞立改更法度令具本末編類進入並長編

同日韓絳再入相自觀文殿大學士行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

制曰王者臨四海之廣總萬機之繁仍欲措世於治安

其在求賢而輔助我圖元弼玆得藎臣錫以茂恩告於列位具官韓絳受材宏博涉道深醇智略足以經遠猷忠嘉足以任大事而自與謀帷幄正位鈞衡抗論在前義無曲學宣力於外勞不辭難質於僉言屬乃舊德冠宰司之重實賴於謨明總史觀之華更資於良直賦之多邑衎以真封併示褒章允為異數於戲百姓尚困惟在厚厥生五服未賓當使服吾化勉輔丕丕之業以成晏晏之風

絳自熈寧三年十二月拜相至是年三月罷為相凡四越月是年四月再入相上遣御藥院齎詔召絳赴闕上賜王安石手詔曰韓絳懇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為朕詳語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薦絳代已仍以惠卿佐之庶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七年十月詔三司置㑹計司以宰臣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財賦出入之數無考

校盈虛之法仍乞臣絳提舉而校其增虧以黜陟官吏之能否而三司使章惇亦乞天下財賦刪脩為法故有是命

同日呂惠卿叅知政事自翰林學士右正言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除

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初設制置三司條例司王安石固請以著作佐郎編脩集賢書籍呂惠卿為檢詳安石對上曰顧陛下於近臣中擇其能上副陛下所欲為與臣所學不異者與之共政因極

稱呂惠卿上許之惠卿最為安石所賢初至自江
寧即屢薦於上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方是時建青
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
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惠卿發之時議學校貢舉
惠卿乞選通經術臨政事之人主判太學令侍從
舉有學術行藝者為教授自京師至諸州皆建學
取以經義策以時務殿試專以策問而學校貢舉
法俱以次推行於是王安石乞罷制舉馮京以為

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制科遂罷初為條例司檢詳官尋又命看詳中書編脩條例上嘗歷問羣臣於司馬光至吕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俱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辯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光嘗於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因言曹

參以無事鎮撫海内故天下晏然居數日呂惠卿進講乃遂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有五歲及一世一變者有百世不變者前日司馬光言漢守蕭何之法則治變之則亂光之意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也光與惠卿更相辨難惠卿至排光令去既退於是御史張戩言惠卿姦邪不可留之左右後光既辭樞密副使連章極

諫青苗之病民又移書安石且言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書三往安石卒不聽光在經筵讀資治通鑑上甞謂光曰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矣但不當信任吕惠卿惠卿真姦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姦邪也上笑光又曰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

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俱以為非陛下豈獨與三人共為天下邪乃退○上欲脩起居注安石薦呂惠卿遂除天章閣待制同脩起居注後又薦為翰林學士安石嘗與惠卿論新法安石弟安國吹笛於内安石遣人諭曰請學士放鄭聲安國立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後竟為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安石將罷相遂薦惠卿為參知政事初惠卿諂安石如子事父安石當國不可一日而無

惠卿也安石將罷去念能善吾後者莫有如惠卿故力引惠卿輔政惠卿既輔政富弼時退居於洛聞之有憂色邵雍以問弼弼曰度弼之憂安在雍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弼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得志怙權果叛安石惟慮安石之復來也因郊乃薦安石為節度使平章事方進熟狀上察見

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慚甚無以對既而遽起鄭俠李逢獄茍可以傾安石者無所不為如雍之言也丁未録惠卿慮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遍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至是白上降七年閏四月巳丑詔申明之詔曰朕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而輒為之廢法要當博謀廣聽案違法者而深治之間有未安者令脩完期底至當遂命惠卿提舉編脩司農條

例又詔五日一赴經筵時曾布吕惠卿同根究市易事凡三五日一對王安石懇求去位惠卿憂沮形於色安石引惠卿執政上既許之布後與惠卿會惠卿頗有得色詬罵行人及胥吏以語侵布布不敢校也八年五月御史蔡承禧言惠卿弟吕升卿招權慢上并及吕惠卿是日進呈安石時與惠卿俱對上顧安石稱其獨無私蓋為惠卿發也明日惠卿求去安石獨奏事上曰惠卿不濟事非助

卿者也忌能好勝不公又曰觀惠卿兄弟但才能
逼己便忌嫉安石曰臣常屢勸彼令勿如此又爲
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不宜以纎芥見於辭色使
其不安如對惠卿數稱臣無適莫獨無私使惠卿
何敢安位國家所賴恐不宜如此遇之上令安石
敦勉惠卿就位安石曰此在陛下陛下不加恩禮
臣雖敦勉何補也六月王安石得疾上固留之諭
以吕惠卿甚恠卿不爲升卿辦事言卿前爲人所

誣極力為卿辨今臣為人所誣卿無一言朕說與
極為卿兄弟解釋辛亥吕惠卿加給事中與安石
父子並以脩詩書周禮義觧推恩也安石辭雱新
除龍圖閣直學士惠卿亦辭給事中後雱又辭所
遷職上欲終命之惠卿以為雱引疾罷宜聽故從
之由是王吕之怨益深先是吕惠卿言安石弟秘
書丞直集賢院王安禮任館職日狎遊無度於是
安禮乞出即從之差知潤州安石猶以惠卿昔家

居在潤州使安禮求過失故也始惠卿事安石父子安石弟安國負氣惡其憸巧數面折之惠卿切齒及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復來乃因鄭俠獄陷安國亦以沮安石也安國既貶上降詔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國猶在國門由是安石與惠卿交惡蘇軾徙汝州過金陵因訪王安石軾曰軾欲有言於公安石色動軾曰所言天下事也安石色定曰姑言之軾曰

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舉兩指示軾曰二事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爾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安石猶畏惠卿也丁未錄

十二月丁卯王韶樞密副使自觀文殿學士兼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禮部侍

郎知熙州除

韶字子純江州徳安人初韶客遊西邉時神宗初立韶内知天子智勇有志於天下乃上平戎策乞復河湟以絶夏人之右臂神宗覽而奇之召問方略遂擢用馬後以降木征功自知熙州召赴闕未至遂有此命

熙寧八年乙卯

正月庚子蔡挺罷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罷為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

臺

挺自熙寧五年二月除樞密副使是年正月以疾

罷在樞府凡四年元豐二年五月卒贈工部尚書

謚敏肅

同日馮京罷叅知政事右諫議大夫除守本官知亳州

制曰輔弼大臣朕所同體以濟天下政事之善職當將

順茍有闕失固宜盡規若乃面從退言二三其德倡為

浮議以開羣枉豈朕所以待股肱心膂之意哉具官馮京諫

議機務為日滋久朕之柄用不為不重予違汝弼何憚不為國有刑人大夫弗養義當共疾遏絶庶頑而乃啓導奬進陰為主宰謀害政體以震朕師逮其自章略俾推究詭迹既露猶復怙終左證具存情焉廋匿未忍寘理尚示寛恩黜守外藩往自循省

京自熙寧三年七月除樞密副使九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為執政凡六年京與安石共政數與爭辯於上前又薦劉攽蘇軾為外制神宗不應

時議令祖周官丘乘之制令保甲養馬京以為不可會選人鄭俠上䟽極陳時政得失且言王安石作新法為民害呂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獨馮京特立屢與之校請黜惠卿進用馮京惠卿大怒因奏上奪俠官汀州編管言事者以京為交通罷京政事知亳州徙河南府遷資政殿學士知渭州

二月癸酉王安石再入相自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除依前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制曰乾健坤順二氣合而萬物通君明臣良一德同而百度正眷予元老時乃真儒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衮及繡人久佇於公歸越升冢宰之崇播告路朝之聽具官王安石信厚而簡重敦大而高明潜於神心馳天人之極摯尊厥德性泝道義之深源延登傑才毗參魁柄傳經以謀王體考古而起治功訓齊多方新美萬事爾則許國予為知人讒波稽天孰斧斨之敢缺忠氣貫日雖金石而自開向厭機衡之煩出宣屏翰之寄遽周歲

歷殊拂師瞻宜還冠於宰司以大纛於邦采兼華上館

衍食本封載更功號之隆用侈台符之峻於戲制天下

之動爾惟樞木通天下之志爾惟蓍龜繫國重輕於廼

身毆民仁壽於當代往服朕命圖成厥終

安石前自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七年四月罷為

相凡五年是年二月再入相始安石薦韓絳及呂

惠卿代己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塗

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至又數與絳忤絳

秉間白上請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聞命愕然冀
日上遣御藥齎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
赴闕時呂惠卿正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獄甚急
士寧與安石厚意欲併中安石也會上召安石急
自金陵泝流七日至闕遂拜昭文相安石表辭詔
不許再辭不允斷來章即受安石既相士寧之獄
遽觧而惠卿罷丁未錄
三月上謂安石曰小人漸定
卿且可以有為又曰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紛獨賴

呂惠卿主張而已安石曰臣父子向蒙陛下之遇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陛下復召用臣臣所不敢固辭者誠欲及時粗有所効以報知遇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於卿君臣之間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安石又薦呂嘉問及張安國可為宰屬上皆以為可長編

四月戊寅吳充樞密使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除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

制曰職在樞衡必藉幾深之識地居宥密尤資周慎之

才云為繄於四方崇重稱於二府素難厥選今得其良

升正使名敷聞朝列具官吳充器資通敏風猷靜淵學洞究

於古今術該詳於經濟自專計省之劇擢副本兵之嚴

内釐嘉謨已咸和於庶務外裨遠略亦荐著於成功宜

超拜於貳卿俾榮兼於帝傅爰田增秩真食衍封併為

寵章就正官號於戲知人則哲朕既任卿之匪輕事君

以忠卿其報朕之益至往服新命無忘訓辭

上批吳充久參機政悉力職事故有是命尋兼羣

牧制置使提舉脩軍馬勅初羣牧使李師中上言養馬費重請罷所置使而養馬於民不報既而吳充為樞密副使亦上書請以牧地賦民文彥博為樞密使以為不可王安石主充議五年遂廢太原監七月又廢東平監而樞密副使請舉諸監盡廢之是年四月詔河南北兩監牧司並罷然自是國馬盡矣充在樞密凡六年至九年十月拜相

閏四月乙未陳升之罷樞相 自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罷為檢校太尉鎮江

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揚州

制曰執政於中總領樞筦之重殿邦於外榮加袞鉞之崇非屬老成之賢曷當光大之寵諏是穀旦告於治朝具官陳
升之識度淵弘材資公正博達古今之務精通文武之權歷事三朝偕聯二府内堅持於忠赤外協濟於猷為自居宥密之司彌展經綸之術方隆柄任屢引疾辭宜推從欲之私俾遂均勞之請既增封於勲邑仍兼秩於公台擁京口之節旄司廣陵之藩翰宅大江之衝要

望本鎮之封疆於戚注意輔臣禮有優於進退傾心魏闕德無怠於始終益茂政聲對于休命

升之自熙寧五年十一月拜樞相是年四月以足疾得請判揚州大勑列銜曹佾下出入如二府儀再入樞府凡三年

八月庚戌韓絳罷相為禮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制曰國家延登弼疑内以起功於庶事分畀藩翰外以發政於四方閔勞申恩倚重均體肆敷丕號庸諗廟朝

具官韓絳躬莊厚之資涵良忱之度濟世美以特立告辰猷而具臧屢陪國均實輔台德嚮自保釐之寄再膺翼亮之咨髙平師師總脩衆職之釆公孫几几叅聽百官之成久宣於勤閒想以疾確辭幾務之劇祈即燕申之休感于朕聰姑狥爾欲宜還穼歘往建州麾陟春官常伯之尊兼禁殿隆儒之冠載更功號增井幷封於戲乃眷臣鄰雖爾身之在外不忘壽耉豈兹心之謂遐其服寵章以將福履

絳自熙寧七年四月再入相至是年八月罷再相纔踰年絳既罷相知許州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入論政愈駁數稱疾故求罷而有是命

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參知政事自給事中罷守本官知陳州

制曰輔弼之臣與圖政事任人賢否繫國重輕朕於黜陟非有私意具官呂惠卿藝文治術久踐要塗擢貳鈞衡是稽羣望謂宜夙夜左右謨明為謀弗㓕卒陷吏議撓㑹

成於京邑懐請託於私家刻奏自明尤為欺詆行治如此朕何望焉罷守故官出臨郡寄非惟責邇臣之守於以合衆論之公祗廸訓詞服我寛宥

惠卿自熈寧七年四月除叅知政事是年十月罷在政府二年先是御史蔡承禧劾惠卿弟崇政殿說書直集賢院升卿之罪惠卿乃謁告上遣馮宗道撫問召赴中書安石又親詣惠卿道上意惠卿於是上表求外者三上皆遣中使封還又有劄子

上復令安石同王珪諭惠卿惠卿入見上曰無事而數求去何也豈以安石議用人不合安石欲用新進卿不欲之耶卿欲用曾旼而安石不欲耶惠卿曰此亦不繫臣去就安石之來一切託疾不事事與昔日異前此安石為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復來乃反如此不知欲以遺之何人上曰安石何以至此惠卿曰安石不安其位蓋亦緣臣在此不若逐臣之去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上曰終不令

卿去且俱至中書惠卿頓首曰臣不敢奉詔既退
上復遣中使諭惠卿惠卿入見乃復就職先是惠
卿緣升卿事乞罷政既復就職與安石益不協於
是留身白上曰安石以臣改其詩義怒臣上復留
惠卿然議益不合惠卿益不自安後月餘乃具劄
子力求去位初惠卿既進劄子與安石辨改經義
乞去位因出前後與安石議論不合者十餘事且
力乞在告惠卿既在告繼下御史中丞鄧綰章不

旬日惠卿罷政升卿初為御史所攻安石雖數為
解釋然其實不樂升卿也升卿復於上前訴安石
之短上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十月己
丑朔升卿擢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初惠卿於
安石交至深時人謂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獨
司馬光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勢利合
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及安石罷相去惠卿果叛之
凡可以傾安石者靡不為也至是安石再入相怨

惠卿未有以發會張若濟者前知秀之華亭坐受
所監臨衡州編管御史中丞鄧綰素附安石因疏
惠卿居父喪日與若濟交通狀中書請差官究實
而惠卿亦上章自辨上遣檢正徐禧等雜治之惠
卿於是先罷政事以本官知陳州已而又用鄧綰
蔡承禧言罷惠卿之弟温卿河東運判鄧綰又劾
徐禧黨惠卿乞改付吏乃遣淮東運使蹇周輔同
鞫已而練亨甫輩又以綰所言惠卿事交鬬其間

反為惠卿所中語及安石子雱忿恚而卒安石悲
傷益不堪固求去綰懼安石去屢留於上上怒出
綰周輔治獄方急會綰敗輔因是不肯為王氏盡
力遂止其獄温卿止坐衝替上又惡新管當福建
常平等事曾旼交鬬安石惠卿遂絀旼潭州州學
教授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叅知政事呂惠
卿姦邪不法請陳其姦狀之尤著者其罔上反覆
任意自專弄權自恣朋比欺國數項惠卿之所為

有謟天之惡朝廷之善事使其朋類揚以為已出不善則使其黨與言為上意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為死黨曾旼劉涇葉唐懿周常徐申之徒又為奔走此又姦惡之尤大者也是日手詔叅知政事吕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預機政而乃不能以公滅私為國司直阿蔽所與屈撓典刑言者交攻深駁朕聽可本官知陳州先是豫章有進士黄雍者著書於家徐禧得之因竊其語為書襃美新法以

獻王安石安石大賞其言而吕惠卿欲脩撰經義遂牒禧以布衣充檢討已而欲官之安石遂白上除禧中書習學行檢正事布衣為中書習學行檢正事自禧始及安石罷相去惠卿復薦禧上遂擢監察御史裏行安石再相中丞鄧綰論禧黨惠卿曰縱華亭之獄禧坐出為湖北運使及禧拜中丞故首論綰又薦孔武仲邢恕可以為御史上曰徐禧論事大率懷吕惠卿之恩尤欲進異論之人蓋

惠卿之叛王安石故多結異論之人欲以為黨唐埛乃上書薦惠卿天下竒才埛惠卿黨也上曰禧事惠卿如父如禧今日殺身可也遂罷禧中丞先是王安石退居鍾山切切以惠卿為恨惠卿除母喪初安石之弟安禮時為右丞惠卿心憚之乃過金陵以啟與安石和安石以巽言謝之既而朝廷已除惠卿知太原會徐禧沈括新敗攺授鄜延且令總四路守備惠卿懇辭不行乃手疏以謂陜西

之師不可攻亦不可守因請對上令與一閑郡遂
自新知延州資政殿大學士落職知單州元豐八
年五月自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除資政殿大學
士元祐三年三月提舉嵩山崇福宫以引疾從其
請也六月落職自正議大夫降為中散大夫光禄
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以右司諫蘇轍等言惠卿
姦慝故有是命轍言伏見前叅知政事吕惠卿詭
變多端見利忘義王安石初任執政以為心腹安

石山野之人強很傲誕其於吏事冝無所知惠卿指摘教道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樸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説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内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破難琦説仍為安石晝劫持上下之

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户上下騷動遂至河北人户流移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其心本欲株連蔓

引塗汙公卿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番漢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邊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恣行欺罔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内疲勞永樂之敗大

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
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馴致不豫初實由此邊
釁一生至今為梗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
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
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復相噬化為仇
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
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抳其歸安石覺
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

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錢置田産等事會
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
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
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先
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
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
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
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

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惠卿用事於朝廷首尾十餘年操執威柄兇燄所及甚於安石辛亥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不簽書公事從諫官王巖叟等四人所奏也內批二省云惠卿罪惡貫盈雖已施行而臺諫彈糾不已難居善地可竄逐一遠小處以允公議始惠卿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中書舍人范百祿草制詞有云

朕承先帝大烈懼弗克勝而滋獘不可以不更張民勞不可以不振德稽其所自汝為厲階右僕射呂公著以手簡諭百祿云恐彰先帝之失宜删去之百祿如公著所諭但以人言孔多為說及是中書舍人蘇軾草制

制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

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
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尚可蠹國以害民率
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
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
姦譎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
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
與知巳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
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橫

被江東至於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生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阼之初首發安邉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欵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寛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先是惠卿自太原徙揚州請宫祠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宫至是右司諫蘇轍侍御史劉摯右正言王覿劾其罪惡摯之奏曰

惠卿知太原輒於被受登極赦勑之後時赦文戒不得生事

西夏連遣部將西討未幾西人報仇以盛夏犯塞疆

臣戰没士卒陷亡其違詔擅發之罪不可不治蓋

惠卿自罷執政日夜規圖再用謂非造竒功不可

以復得兩府故逢迎朝廷專意邊事望賜誅竄覿

之奏曰自熈寜以來所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

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至於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

害民蠹國之事實惠卿發其端伏望蚤賜屏斷於

是降惠卿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而朝論
未以為快司諫王巖叟等復連名論之遂有是命
元祐元年六月右司諫蘇轍奏曰呂和卿本惠卿
之弟而章惇所薦嘗與惠卿共建手實簿法惠卿
方任執政使和卿上言而惠卿力行之其法以根
括民產不遺毫髮為本以獎用憸險許令告訐為
要估計家財下至椽瓦抄劄畜產不遺雞豚天下
騷然如被兵火然其為術迂踈卒不能得其要領

先帝知其不可遽寢不行伏乞重行黜責和卿遂
自金部員外郎出知台州三年七月惠卿自建州
安置徙宣州居住紹聖元年七月與復元官拜資
政殿學士十月自知江寧府改知大名府三省樞
密院同呈惠卿除目曾布與韓忠彥皆曰若遇惠
卿在朝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上曰只令在北京
豈可留也紹聖二年正月除資政殿大學士章惇
言惠卿乞留京師但願得一宮觀時將上殿忠彥

布皆曰惠卿乞留乃是無恥君子難進而易退其人可知矣上哂之忠彦布皆曰睿明洞照邪正中外稱頌聖德惠卿不留無不欣快同日張商英罷左司諫為右司員外郎上語韓忠彦曰商英言大臣中有在元祐與政者有先帝已不用者意以為皆可逐唯章惇及呂惠卿可用爾曾布又嘗為上言陛下若聽惇言則惠卿見在政府豈不悮國事上曰直欲令作相十月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延安

府惠卿入對曾布因言惠卿性喜大言挿闔昨先帝令往延州是時方永樂失利之後渠曰陜西民力已困兵已疲不唯不可征戰殆亦難守意以為非已不可遂請首相王珪為宣撫而已副之意欲遂作相爾先帝赫然諭執政云惠卿言陜西不可戰不可守是陜西當棄也遂落職知單州以此告命云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躁輕矯誣出於為利今命以帥邉恐其必有挿闔之言願加察之上深嘉

納後曾布入對上曰惠卿堅不肯行又只是要宫
觀意只要在京布又曰惠卿天下公論之所不與
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望風畏之如何可用上又曰
惠卿只要在京須要作執政布曰豈獨執政不相
不已上笑之元符元年五月惠卿自觀文殿學士
右銀青光禄大夫知延安府换保寧軍節度使令
再任鄜延凡進築九城寨已畢惠卿將任滿合推
恩特除章惇久有擢惠卿意衆頗難之既而惇議

以拓地及再任一併推恩上遂許之文臣以節度使為重非常恩也時吏部郎中編修都官條例方澤本惠卿親黨故惇主張之上問布布曰惠卿作執政時惇乃門下士鄧綰曾攻之云為刎頸之交半夜之客昨既復用許力引惠卿為右相既於此不諧故於惠卿建節及其兄弟親黨凡可用力者無不盡力惠卿兄弟亦凶横責望惇不細昨力引惠卿不諧其家皆大罵惇不得已答之云若朝論

中有九人以為不可一人以為可惇猶可着力今十人則十人以為不可惇無如之何亦少觧二年八月保寧軍節度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吕惠卿特授檢校司空武勝軍節度使以進築暖泉寨金湯城畢工也徽宗即位以尚書及從官闕批付三省令具前執政十人及其餘姓名進入章惇曾布以前執政及從官姓名面奏吕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邉崇寧四年三月吕惠

御特令致仕是月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敏

十二月壬寅元絳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兼羣牧使工部侍郎除

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自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兼樞密都承旨同羣牧使遷樞密直學士除

絳參知政事制曰總萬事之微並登邦輔釐百工之廣參寄國均爰圖舊人以共大政敞自朕志審唯其賢具官元絳體純亮而行中資深厚而用遠周旋四紀更中外之

要官出入三朝久禁嚴之近職乃治煩總計乃承學侍言勤勞孔多謀議惟允用疇衆績詢協師謨進陪帷幄之司均任股肱之重且經德秉哲所以濟天下之幾惟同寅協恭所以成天下之治咨爾丕懋底於治平

孝寛簽書樞密院制曰朕總四海之重機務日叢于前其與之參斷國論圖回安危者惟是一二樞機之臣則選用之際其可以不重乎具官曾孝寛明智而不流莊重以有守學足以通古今之要材足以撥中外之煩向繇記

言入承密旨而能以協恭為節以濟敏為功經營一方則惠澤有及於物朝夕便坐則獻納有補於時將疇爾庸宜茂寵數進參密直之地登賛鴻樞之司噫邦之榮懷得人惟重武之張弛以謀則安往圖忠嘉以答揚朕之光顯休命

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孝寬字公綽宰相公亮之子也絳立朝無特操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孝寬初遷樞密院都承旨文臣自孝寬始

熈寧九年丙辰

十二月丙午王安石罷左相受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射平章事鎮南軍節度使判江寧府

制曰入居丞弼用表儀於百官出總翰藩將師帥於九牧地雖中外之異體亦重輕之均具官王安石得古人之風藴真儒之學眷方深於台輔志彌茂於政經挈持綱維糾正法度俄屬伯魚之逝遽興王導之悲引疾自陳丐閑斯確宜仍宰路之秩載加衮鉞之榮於戲大官大邑

以庇身建節雖臨於鄉郡嘉謨嘉猷而告后乃心猶在於朝廷納忠不忘懷德甚邇

安石自熈寧八年二月再入相是年十月罷再相凡二年安石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初呂惠卿既叛安石安石亦起華亭獄以酬之遣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即華亭按治不得惠卿罪安石子雱以咎中書官練亨甫及檢正呂嘉問二人畫計以中丞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

堂吏遽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上以惠卿書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告雱乃得其情於是嘉問等及堂後官皆得罪雱時已病疽彌年坐是益忿恚疽潰死惠卿訴安石之章曰綰等入奏中書出勑如出一口又曰夕出於闕　之口朝書於言者之奏又曰安石盡變素學而隆尚縱横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莫不

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
閒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又曰陛
下既令安石任政若至於此而不稍裁抑尤恐非
長久之道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安石
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及雱死
安石悲傷益不安於位告罷甚切鄧綰大懼安石
去而已失勢乃見上力勸留安石其辭甚無顧忌
上再三詰綰乃以實告曰安石門人練亨甫為臣

言上令宰臣吳充使自以己意問安石充見安石如上旨安石大駭即上奏乞并亨甫劾治之於是綰與亨甫俱罷至是而安石亦罷安石既罷去即堅請奉祠退居鍾山盡元豐不復召用晚於鍾山書室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恨為惠卿所陷恨為惠卿所誤也雱死時年三十三其後安石悼雱不已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雱比孔子也雱作安石畫像賛則云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

厥大成光乎仲尼蓋又以安石為過於孔子也一夕安石見雱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污呻吟良久而滅安石不勝父子之情遂以所居半山園宅為寺又割田為常住以薦冥福云長編云可見安石晚益謬也安石尋被疾又明年而安石亦死

丁未錄

呂惠卿在陳州奏鄧綰乃蹇周輔鄉人乞別選官置院推鞫張若濟事遂詔新泰州路提刑李竦等同推鞫初以惠卿奏進呈安石力為綰辯上

曰惠卿言觀宰臣氣燄必欲置臣於死安石既與

惠卿交惡會練亨甫呂嘉問二人所議事敗嘉問

等相繼得罪安石由是媿數上章求去上待安石

自是意亦稍衰王呂由是絕交矣雱亦病增劇而

死雱性刻深喜殺常稱商君以為豪傑之士每勸

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也安石輔政時

罷逐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諸生

一切以王氏經為師講官策試諸生論及時政皆

罷逐及與惠卿交惡使人告發呂氏姦利事皆自
雱發之安石之再入也多謝病求去是時子雱死
猶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滋厭安石所為故
安石罷相以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仍詔安石大勑繫銜在陳升之上出入内廷並依
中書樞密院臣條例十年六月安石為集禧觀使
居金陵從其請也始安石罷政判江寧懇辭使相
請宫觀上遣梁從政齎詔敦諭須其視事乃還從

政留金陵累月安石請不已至是許以使相領宫使上以安石方居間特詔弟安禮自江東提點刑獄徙治於江寧安石既以使相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為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拜特進改封荆國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為吕惠卿所誤每嘆曰吾昔交游皆以國事相絶甚自媿也終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少衰云哲宗即位拜司空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觀文

殿大學士守司空充集禧觀使荊國公王安石薨安石之薨也司馬光於病告中聞之亟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拗爾贈卹之典宜厚光之不修怨如此初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遣內侍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惟卿啟廸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帶賜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辭不許安石蓋自任時論卒不與上疑之慈聖光獻宣仁聖烈后間

見上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亂天下
上亦流涕退命安石議裁損之安石重為解乃已
熙寧七年四月上以久旱百姓流離憂形於色每
輔臣進見嘆嗟懇惻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悦
求避位上固留之請愈堅遂出知江寧府卒年六
十八紹聖初謚文配享神宗廟庭崇祀文宣王廟
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初祭酒楊時言停文宣王
廟配享列於從祀建炎二年司勲貟外郎趙鼎言

自紹聖以來學術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其源實出於安石於是罷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紹興四年吏部員外郎呂聰問請奪安石謚有詔追所贈王爵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者號曰新義晚歲居金陵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凡以經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小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既盡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已靖康初始

詔有司取士擇經術優長者無專主王氏安石蚤有盛名其學以孟軻自許荀況韓愈不足道也性彊忮遇事無可否信所見執意不回嘉祐末韓琦為相安石糺察在京刑獄爭刑名不當後累召終琦在相位不至神宗初除安石為翰林學士命不數日琦罷相安石始造朝其初執政也宰相在告進除目出侍從官趙抃引故事爭安石辨益彊卒從之至議變法上未嘗不疑在廷臣交執不可安

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人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不以人言是非一歸之流俗故二年間諫官御史以安石去者凡二十人而安石弗恤也久之上聞兩宫言意感悟安石因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朝不復召者凡八年云○元祐八年十一月翰林學士范祖禹言熙寧之初王安石惠卿等造立新法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屛棄不用中正之士相繼逺引

又用兵開邊結怨強敵天下愁苦百姓流移幸賴
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
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如
蔡確連起大獄王韶開邊熈河章惇開邊湖南沈
起引惹交賊冦陷三州朝廷討伐前後死傷二十
萬口呂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諤等興造西事死
傷者又二十萬先帝痛自悔悼又言惠卿可誅元
豐之末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

法於福建蹇周輔行塩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亂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蚤從衆言悉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倒垂九年之中海内晏安外至要荒無不咸賴元豐八年五月司馬光上疏曰孔子作春秋為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宫毋得習以為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

越職為罪水部員外郎王諤乞太學增置春秋博士詔罰銅三十斤故光以為言紹聖元年五月禮部言太學博士詹文奏元祐貢舉勅令進士不得引用王安石字說而與申韓釋氏之書同禁乞除去字說之禁從之五月修國史曾布言奉詔重行修纂神宗實錄所載事迹於去取之義誠有所偏聞王安石秉政日凡奏對論議日有記錄皆安石手自書寫一時君臣咨諏反復之語請降旨行下

本家取索投進即降付本院參合照對編修庶一代信書不失事實從之十月國子司業龔原奏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時進所撰字說二十二卷其書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王安石家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從之

同日吳充王珪並相充自樞密使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除依前官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珪自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除依前官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充拜相制曰燮理陰陽益賛輔弼之任運動樞極當藉

經綸之材必惟其人可付以政具官吳充秉心平直成性中深沈幾洞究於典常卓識該通於權變總司宥密灼著猷為宜從樞筦之嚴擢處鈞衡之重仍陪封邑昭示寵私於戲君義臣行既著將明之效予違汝弼亦期獻替之忠務殫乃心協賛於治

珪拜相制曰天尊地卑交泰而四時合序君倡臣和相須而庶績咸熙矧惟魁柄之司兹實官師之長將新寵命爰告治朝具官王珪以辭章甲賢科以行誼階仕籍學窮

經史之奥識洞天人之交自叅貳於台衡已薦更於歳
律茂宣忠力協賛治功宜陞調燮之聯庶盡秉鈞之效
於戲善事者先利其器朕既庸於材能言古者必驗之
今卿當勉於事業輔成美化無忘訓辭
安石既再罷政乃相吳充王珪已而充於新法頗
有更張珪從之御史彭汝礪乃劾珪曰向者王安
石力行新法王珪從而和之今吳充變行新法珪
亦從而和之若昨是則今非今是則昨非矣乞令

珪分析珪自是力主新法不肯變云十一月宰臣
吳充王珪叅知政事元絳言功臣非古始唐德宗
多難之餘乃有奉天定難之號不應盛世猶襲陳
迹臣等何功乞於銜位之下悉減罷詔答曰唐之
中世時屬多虞制為功臣寵厥將吏因仍弗革稱
謂實繁溢美過情空名眩實施之近世或適權宜
襲於承今固非通制卿等率先臣鄰乞罷功號朕
用嘉歎宜如所請於是知樞密院馮京等繼請從

之遂詔管軍臣僚以下至諸軍班衙內帶功臣者並罷附見充性謹密在西府數乘間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無私故相之十年十二月司馬光以書與充充代安石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召還光及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安石再罷政事吳充代之權三司使沈括乃密條役法之不便政事者獻於充

充得之袖以呈上詔司農相度以聞蔡確時為御史知雜乃上䟽謂括挾邪害政不可置之侍從括遂出知宣州

同日馮京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遷給事中除

初王安石既罷相吕惠卿執政監門鄭俠言安石作新法為民害惠卿朋黨姦邪擁蔽聰明獨馮京立異敢與安石校請黜惠卿用京為相且言京及元絳孫永王存四人者皆仁義人也惠卿大怒遂

白上重責之勒停編管汀州長編先是京與王安石同在中書多異議安石頗疑憚之故嘗因事移私書於呂惠卿曰無使齊年知京安石俱生辛酉故謂之齊年及安石罷相力薦挽惠卿而去惠卿遂與京同叅知政事惠卿每有所為京雖不抑而心不以為善至於議事亦多矛盾惠卿亦忌之會鄭俠獄起乃謂俠嘗遊京之門推劾百端京竟以本官知亳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移守渭州舍人錢

藻當制有大臣進退繫時安危及持正莫回一節不撓之語中丞鄧綰懼京再入又將希合惠卿遽言馮京預政日久殊無補益而曰繫時安危京朋邪徇俗懷利而已而曰持正不撓乞罷錢藻以諭中外而藻竟罷直院未幾安石再相王吕交惡出惠卿于陳惠卿乃發安石前所謂無使齊年知之書上覽之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無使上知之書由是上以安石為欺矣至是安石罷政復用京云

丁未

錄

熙寧十年丁巳

二月己亥王韶罷樞密副使為戶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洪州

制曰入而輔大政緇衣所以美武公之為司徒出則奠大邦嵩高所以歌申伯之有南國雖中外勞逸之異亦臣鄰出處之常眷吾惟幄之臣屢上蕃宣之請誠不可奪卿既以親為言義當勉從朕欲成爾之志具官王韶慷慨自負忠勤不渝闢遐壤於笑談起大功於跬步名震燕

剷勳高睨𢍰項嘗嘉於始謀得入陪於近弼進斷國論有大臣蹇蹇之風參持兵樞増古武桓桓之氣朕方内倚將共致於治平人亦具瞻忽懇辭於宻宥章屢却而益進誠愈久而彌堅南昌名都最雄於江左祕殿崇職莫顯於朝中併示優恩以為盛觀書勞定國足以高一世之英養志奉親又可為白髮之壽人臣至此可謂榮乎體予寵休無忘獻納

韶自熙寧七年十二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二月

罷在西府踰二年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熈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用章惇爲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可取始議取交趾交趾之圍邕州也安石言於上曰邕州城堅不可破上以爲然既而城陷安石憂沮形於辭色韶曰公居此尚爾況居邉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安石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爲不能辦安石由是與韶

始有隙丁未錄九年五月上謂安石曰王韶疑卿逼之力求去恐復如呂惠卿韶幸無他冀後尚有可任使卿宜勉留之又言韶論事時不燭理然不忌能平直安石曰韶緩急足用誠亦豪傑之士臣與韶無他陛下所知是年二月韶以母老乞外因抗疏言臣昨屢與王安石爭熙河劾獄今重以決里廣源明之事與執政異論乞求退韶鑿空開邊以軍功至執政乃專以勤兵費財歸曲於朝廷上不

悦故出之^{長編}十年十月詔韶落職移知鄂州韶謝

到任表云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貽

同列之怒指摘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為以至聖論

雖有少差臣言未嘗曲徇御史蔡確言韶表皆怨

懟欲歸過主上而妄為自潔之辭乞行黜責故有

是命韶知鄂州久之還舊職復知洪州元豐四年

六月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襄敏官其子六人韶

好兵喜殺有方略然熙河所奏多欺誕率以首級

為功既罷樞密言動頗不常獻所著書名曰發明
自身之學皆荒唐之語人以為病狂
元豐元年戊午
閏正月壬辰孫固同知樞密院事自權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固初為右諫議大夫神宗
問固曰王安石朕欲以為宰相可乎固曰安石文
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然宰相自有度而安石

為人少容凡四問四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
固數議事不合遂出補外是年拜同知樞密院事
巳亥曾孝寬罷簽書樞密院事以父憂罷
詔孝寬遭父喪令依舊簽書又詔孝寬俟卒哭令
起復五月孝寬起復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簽書
本院事孝寬乞終喪許之給半俸又辭從之三年
三月孝寬免喪除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尋入見留
判司農寺九月出知陳州

九月乙酉呂公著薛向並同知樞密院事公著自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戶部侍郎除向自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除

公著制曰夫侍帷幄以贊密命非令問碩望豈易授哉具官呂公著邦家名儒臺閣舊老先後三世輔翊累朝肆惟爾躬克秉純德獨立不撓行已有方出處之間罔替古人之節議論之際益見良臣之風斷自朕心擢陪樞筦非體國不能濟成務非應變不能中事機勉汝之才副朕所望

向制曰夫居中當軸總握樞要以應天下幾微之會非練達通變孰可以任此哉具官薛向才周而智明器遠而用博出入中外知無不為踐更要繁有顯於世大農佐國食貨多流衍之稱絕塞保邉兵民歌顯允之德稔聞廷論蔽自朕心爰擢贊於邦樞俾翼宣於神務惟至明可以立常武惟至正可以成美功往孚乃誠以稱朕意

公著字晦叔宰相夷簡子也向字師正京兆長安人初公著與安石為同年進士安石雖高科有文

學然未為中朝士夫所服於是深交韓呂二家兄弟公著與韓氏兄弟絳維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公著初列館舍與安石甚相友善安石辯博有文同舍莫敢與之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以書寓公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矣安石始期公著甚遠嘗字公著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又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

太平故安石薦公著為御史中丞時其辭以謂有
八元八凱之賢冀公著之能為已助也既而公著
以天下公議乞罷條例司奏入不聽又爭之又不
聽廼求解職奏三上言愈切至又不聽即卧家待
罪上以公著為翰林學士寶文閣學士知審官院
公著聞之上疏固求降責安石怒方思所以逐公
著者會上語執政公著嘗言朝廷壞常平法失天
下心若韓琦因人心如趙鞅舉甲以除君側之惡

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安石聞上語心默喜即請用
此為遜公著罪遂落公著兩學士知潁州公著素
謹密實無此言蓋孫覺嘗為神宗言神宗因誤以
為公著也至是拜同知樞密院事丁未錄公著既就
職與同列奏事畢獨留謝因言自熙寧以來因朝
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排格指為沮壞
法度之人此非國家之利也願加意省察上曰當
以次收用之○薛向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遷工

部侍郎入見論兵於上前遂拜同知樞密事初薛
向與吕公著並命入樞府向事公著甚恭既久公
著亦稍親之議事頗相左右二年正月丙午上閤門
使韓存寶除四方館使忠州團練使存寶將陜西
兵平瀘州叛夷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向曰
瀘州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功大於存寶者
何以加之公著曰薛向言是也上從之
元豐二年己未

五月甲申元絳罷參知政事以工部侍郎本官知亳州

制曰朕於成均為進補之法以待通經博聞之士所以勸學首善而有不能奉承朕志乃倚緣為私自干吏議以按治厥罪而輔臣有預於此朕於至公之託顧何望焉具官元絳初繇學術行誼擢貳大政於族孫骨肉之愛遂行請謁及奏求深辨異於誠心殆非所以率厲士大夫也其罷位出守示不屈天下之憲往念咎青服予訓言

絳自熙寧八年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五月罷

在政府凡四年初王安石作為新法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所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謂凡試而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陞擢一時輕薄諸生矯飾言行奔走公卿之門於是太學生虞蕃伐登聞鼓訟學官去取不公事下御史府語連絳之子耆寧常囑其從孫伯虎於直講孫諤葉唐懿得陞補為太學內舍生又囑諤請求於判監黄履以伯虎為小學教諭臺司捕耆寧下獄絳上疏願納

平生職祿乞許耆寧即訊於外許之於是御史至絳府第幷劾絳絳故貶而耆寧罰金絳入辭上猶眷絳謂曰朕自知卿一歳即召卿矣謂等坐聽請皆得罪絳願得潁州上許之三年六月絳爲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闕因留提舉中太乙宫四年二月絳累乞歸老力疾造朝於是上令絳赴經筵遂以提舉中太乙宫兼侍讀三月以太子少保資政殿學士致仕初上批叅政元絳子耆寧訪於士人

多稱其孝謹觀所為文頗亦典贍遂除崇文院校
書絳既致仕七月耆寧除館閣校勘勾當洞霄宮
令隨侍耆寧校書未二年以元絳致仕特恩也
戊子蔡確叅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直學士院判司農寺除
制曰卿輔之任為朕股肱唯高謀博識可以濟太平之
功唯同德一心可以成天下之務居嘗遴選允謂才難
具官蔡確學足以造微智足以適變嚮繇禁近遂長憲臺繩
愆糾繆而多所贊襄指佞彈邪而無所回隱維持大法

以尊君愛民為心排沮異端以陳紀立經為務詢求列位爾實忠嘉斷自朕心進叅大政夫惟以公滅私則無朋淫之毀以忠事上則有輔德之休祇服訓辭往欽朕命

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有智數確為御史中丞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其獄確遂劾叅知政事元絳為其族孫伯虎私禱學官絳罷政確遂代絳為叅知政事人謂其為知制誥為御史中丞

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元絳罷上意欲用翰林學士孫洙會洙暴得風緩不能朝乃用蔡確確既除參知政事時宰相吳充議變法確爭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相漢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云三年九月以階易官為太中大夫在政府四年至五年四月拜相

元豐官制行太中大夫換諫議大夫神宗以寄祿官等級制少遂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蔡確時

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授太中大夫及拜相則依前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遂為定制官制舊典

元豐三年庚申

二月丙午章惇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右正言知審官東院遷右諫議大夫除

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𡨚相得象其叔父也舉進士甲科王安石用事李承之薦惇可用安石曰聞惇大無行承之曰承之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於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愛之安石

召見之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命
修三司條例進擢數年遂至侍從三司使上嘗譽
張方平之美問章惇識否惇退以告惠卿惠卿明
旦與方平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
故御史蔡承禧彈惇云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
之家為此也由是上惡惇安石亦讐惠卿黜之陳
州凡惠卿之黨俱悉力攻之以故中丞鄧綰言惇
人物佻薄行跡醜穢與呂惠卿協濟為姦宜早罷

黜遂自權三司使出知湖州上嘗謂安石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退而屬疾居家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為之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人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既出即奏擢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章惇為起居舍人知制誥上不喜勉彊從之由是權益重是歲熈寧七年也丁未錄是年二月除參知政事

九月以階易官換太中大夫

三月乙丑吳充罷相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乙宮使

制曰進惟疇德式圖亮采之功退則均休益厚優賢之禮眷予耆哲比爽節宣屢抗闕詞力還幾務誕揚孚號布告治廷具官吳充體道精深秉義莊直朝之碩輔民所具瞻常武有經雅重國兵之寄遠猷克濟迄成帝載之熙庶事用康羣工作乂茲新美於法度方倚任於謀謨夙夜協恭左右盡瘁至感晦明之癘未臻藥石之痊祈即便安務加攝理雖撫循之愈厚顧懇款之彌堅朕亮矜

廼誠閲勞以事進位天官之峻陛華禁殿之嚴衍食爰田服休真舘實蕃寵數併示眷恩於戲注意有加朕已篤股肱之義專神致養汝毋忘金玉之音尚惟廸終副乃虛佇仍詔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依大藩例支添給

充自熈寧九年十月拜相至是年三月罷在相位四年先是充在西府數乘間言王安石政事不便及充為相欲有所變更稍引進安石所斥逐之人於是王珪忌之知諫院蔡確以擊搏進充素惡其

為人會充謁告王珪奏用確上從珪所請也元豐元年六月殿中丞陳安民嘗言相州坐失入死罪屬大理評事文及甫言於充事發獄成充上表乞罷相及閤門待罪者三四上趣遣中使召出令視事蔡確屢率言事官登對言罪安民太輕上曰此何足深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充去之此何意也以確所彈奏劉還之言者乃巳先是神宗怒安南師出無功會光禄寺丞周沃謙表言充與郭逵書止

其進兵乃置獄劾逵事聞者皆為充懼然充但勸逵以經久省便非止其進兵也後沃亦坐所言不實獲罪充數為同列所危積憂畏病加劇力辭位不許章七上遂從其請充為相務安靜不遣使不滋長法令所言於上人無知者拜罷錄長編參修是年四月充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正憲上輟朝三日幸其第奠之充臨死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上聞而悲之對輔臣言充孤立無與先是御史臺鞫周沃

言安南宣撫招討司事未竟後數月詔充諸子有干涉細故並免根治當時言者蓋欲借是以傾充也世譏充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不能勇退云

九月癸未薛向孫固並樞密副使向自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換正議大夫除固自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換太中大夫除

先是八月乙巳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祿小大詳要莫不有叙分職率屬而萬事條理國家受命百年而官政尚愧前闕開繇酌損益

惟時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禄凡厥恩數悉如舊章中書具奏九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禄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禄大夫左右丞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為議政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祕書丞為中大夫初行官制以階易官

寄祿新格

元豐寄祿之制蓋以三省長官不與政而尚書至外郎與九寺五監皆為空官特以寓祿秩序位品官失其實於是下詔釐正之其略曰將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此更制之大旨也其後官率其職名實正矣惟是祖宗因官職以別流品之意當時初不講明及之故寄祿之階條理未盡若称以

舊典則得失可見張繢職官記

又言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其祿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祿料

舊數與今新定官請給對擬定並從之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為使相不繫大勑銜見任宰相使相食邑實封通及萬户前任宰相食邑及萬户並封國公從之又奏官制所申朝旨除三公三師外餘檢校官並階數並罷所有宗室及武臣正任等各有見帶文散階檢校官及憲銜欲並除去從之並長編

是日尚書禮部侍郎平章事王珪換正議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章惇蔡確並換太中大夫

向换正議大夫因换太中大夫並除樞密副使

丙戌馮京樞密使自通議大夫知樞密院换正議大夫除

京既拜樞密使仍加食邑實封故事大禮宰臣以

下唯加恩至是因改官制故珪彥博京特遷官以

寵之皆加食邑實封時正議大夫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王珪為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平章

事監修國史河東節度使太師守司徒兼侍中判

大名府潞國公文彥博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依

前河東節度使判河南府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

師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

同日薛向罷同知樞密院授正議大夫知潁州

制曰左右近密之臣朕所與謀國機務不根持論而自反覆贊襄之體朕何望哉具官薛向頃繇朕知校侍帷幄本兵之政皆所參决且賦民馬以待國用而彊宗豪室横議動揺此宜為政者所嫉從而牽惑妄沮有司亦何以率勵衆民哉言者及兹審覈得信其罷乃位出守方州

往其省循毋重前悔

向自元豐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九月除樞密副使是月罷在樞府凡三年先是知諫院舒亶言開封府界提舉官陳向近於樞密院議養馬事知樞密院薛向等議論喧悖中外傳播囂然大臣謀國如是其意必有所在乞令陳向等詰辨究治施行詔陳向具析及具析聞神宗批向論事反覆無大臣體故貶未行改知隨州拜罷錄

初向在

外時策邊事精密饋餉治辦其入見論兵皆上所欲聞故任以執政且欲與計西北事而向在政府專以持重養威無先開端為言非上所望於向者最後向極知民不便畜馬會議欲改為士大夫皆言向論不繆及其與提舉官忿爭上乃獨察知向資不忠實故黜之長編向之改知隨州也以御史滿中行又言向備位浸久嘉謨不聞令出於口而心非之法成於手而自毀之要譽於已歸怨於上故

有是命四年三月隨州言知州薛向卒輟視朝遣

中使護其喪歸葬

丁亥呂公著改樞密副使自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改正議大夫除

元豐四年辛酉

正月辛亥馮京罷樞密使自正議大夫兼羣牧制置使罷為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判河陽府

制曰樞機制勝寔資經武之謀藩屏均休式厚優賢之禮眷惟碩輔懇解近司播告在廷褒進厥位具官馮京敦大

簡直塞淵惠和周才足以濟治功明謨足以定國是蚤疇儁望祭秉大鈞體盡瘁而不懈於行心協恭而既底乃績申嚴師律豫殄邉虞方一體之相須共成幾務顧累章之來上欲遂便壓勉徇勤誠併蕃異數宜陟文階之峻仍陞祕殿之華陪食爰田衍封真食始終眷遇出入顯榮於戲論道於朝久嘉常德之助承流於外更繄美化之孚尚惟圖忱以克永譽

京自熈寧九年十月除知樞密院事元豐三年九

月除樞密使是年正月罷在樞府凡五年京數以疾求解機務自請守藩而有是命

同日孫固知樞密院事自樞密副使太中大夫除兼羣牧制置使

呂公著韓縝同知樞密院事公著自樞密副使正議大夫除。縝自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樞密都承旨兼羣牧使除

縝字玉汝億第四子也

二月癸卯章惇罷參知政事以太中大夫知蔡州

先是御史朱服奏惇命袁默周之道傳意市恩於

服詔大理鞫之遂命御史豐稷雜治獄具黙之道並勒停惇坐報上不實故有是責

甲辰張璪参知政事自翰林學士遷太中大夫除

璪字邃明洎之孫也為王安石吕惠卿所知熈寧間為諫官御史劾鄭俠不當論列王安石俠與安石弟安國俱坐貶是年拜参知政事先是王珪嘗三薦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未嘗用以為不賢讒也臣恐士不得進矣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

臣失職請罷上喜曰宰相當如是朕姑試卿卿德
不回朕復何慮五年五月官制行改中書侍郎十
二月除正議大夫是歲十一月癸卯罷宣徽使見
任宣徽使依舊自今更不除人是月甲辰樞密院
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罷於是大改官制議者
欲廢樞密院歸兵部上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
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上久以樞密
院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官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

人

國朝執政以樞密使並位宰相恩禮悉同其次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同知僉書樞密院事其名雖多要之均為一等執政官唯知院為長恩數差别武臣擢預政事只除同僉書耳至元豐五年肇新官制乃專立知院同知院遂廢使副之名舊典

元豐五年壬戌官制成以左右僕射為宰相

四月癸酉王珪左僕射自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官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蔡確右僕射自太中大夫叅知政事依前官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珪進左僕射制曰臨政顧治不因時而損益則心雖勞而莫成膠柱調瑟不解絃而更張則力愈多而益紊朕大修廢職丕正百工以道揆任廟堂之大謀以法守聽官府之小治作起萬事紹隆三王疇庸渥命之頒我有弼諧之長宜敷廷號以聳民瞻具官王珪秉義竭忠率身厲下見聞彌洽多識前載之傳論議雍容尤達當今之務一德是履十年不渝比講廢官肇更丕典興滯補弊實宣是正之勤據舊鑒新皆出將明之助爰正名於左揆

俾分侍於東臺邑衍真租食陪多賦名雖考古事悉因
今毘銓不移益峻台衡之望衮衣載錫更增宰路之華
於戲欲法之經遠持久者在濟之以有終欲吏之嚮方
宿業者在董之以無倦爵名初易衆人尚狃於故常法
度已完羣下未知於循守往卒在位共修厥官
確拜右僕射制曰朕量材授位常跂商周之哲王稱事
任人猶愧漢唐之盛主法壞既久官隳莫興後先奪倫
小大無當循名核實方新萬化之原考古驗今大正百

年之獎將仰成於宰弼爰妙簡於俊良乃先涣號之頒以竦治朝之聽具官蔡確靖容無貳裕和有容自其初時由朕所識洎歴近選靡勞弗宣嘗總中司肅紀綱之頹廢入陪大政罄夙夜之賛襄朕方分職以馭羣臣因能而裁庶位圖事謹始非專心致思不能起天下之功立政惟人非聚精會神不能成天下之務疇若予采莫如汝賢宜陞揆席之崇兼列侍班之峻仍增勲秩陪衍戸封榮絶一時望隆百辟於戲惟厚德可以儀刑風俗惟小

心可以勸相邦家燮調隂陽四時乖錯則汝之責典正法度庶工曠瘝則汝之羞往堅乃誠以永終譽
上將定官制獨處閤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五年將行官制上於禁中自為圖帖定未出先謂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二月癸酉詔知樞密院門下中書侍郎同知樞密院尚書左右丞為定班班次以是為差五月辛巳朔詔尚書省左右僕射

丞合治省事初議左右分治及進呈始命合治同日又詔自今宰臣上馬樞密院次之諸司又次之左右丞上下馬處並同兩省侍郎辛卯上批自頒行官制以來內外大小諸司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滯比之舊日中書稽延數倍衆皆有不辦事之憂可速根研裁議變令快便大率止似舊中書發遣可也上以命令稽緩語輔臣頗悔改官制蔡確等慮上意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舊月省

俸錢三萬餘貫上意遽止六月丙辰詔自今事不
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
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
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大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
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
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
官制所雖倣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官
之意乃釐中書門下為三各得取旨出命旣紛然

無統紀至是上一言遂定三省並建政事日以大
事出門下其次出中書又其次出尚書皆以黃牒
付外衆以為當然王安禮初不預官制事乃為上
言曰政畏多門要當歸於一特所經歷異耳今也
别為三則本末不相見臣以謂事無巨細宜於中
書奉於門下至尚書行之則盡矣詔從之癸亥詔
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具條例上
中書省又詔中書門下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

劄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為令又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官制行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並歸中書確先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拜中書令珪信不疑一日確因奏事罷留身密言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設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各主兩省事可也上以為然已而確果獨專政柄凡除吏珪皆不與聞後累月珪

乃言臣備位宰相不與聞進退百官請以尚書省官及諸道帥臣許臣同議上許之蔡確既為右僕射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關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禮爭曰三省天子攸同政事所自出禮宜均一確乃欲因人而為輕重是法繇人變也非所以敬國家已而正色問上曰陛下用確為宰相豈以才術卓異有絕人者抑亦以敘遷陟適在此位耶上曰適在此位安禮顧謂確

曰陛下謂適在此位安得自大如此六年五月癸未手詔朝廷議更官制本欲覆正吏治比命官置司修講逾年迨今須行尚𩔖條理若向去分撥事類仍前糾紛不免啟侮四方貽譏來世事繫國體二三執政可不究心其詳定官須得深曉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詳定官制如頃所論體統令以此意著為式令葢上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悉分為六曹體統如一今先自

京師候推行有序即監司州縣皆可施行矣十二月上稽古董正治官既復尚書二十四司職事叙作新省其規模區處詳密曲折皆出旨裁定壯麗雄盛近世未有也又以舊中書東西廳為門下中書省都臺為三省都堂徙建樞密院於中書省之西以故樞密宣徽學士院地為中書門下後省列左右常侍至正言廳事直兩省之後都承旨司直樞密院之後由是三省樞密院位著官儀煥然一

新矣是月癸酉官制行御史中丞率百官班賀甲

戌詔中書五月朔行官制

神宗喜觀唐六典一日諭王珪等朕欲倣唐六典

酌今之宜修改官制時蔡確為參知政事與珪力

贊行之設官制局元豐三年明堂禮成宰執加恩

即以宰相王珪禮部侍郎升改銀青光祿大夫以

久次也而蔡確以諫議大夫改太中大夫餘內外

文臣皆以階官易舊官初班雜壓至五年五月朔

降制王珪以史館相除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

以參知政事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定帥太中大

夫章惇除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張璪除中書侍郎

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禮並除中大夫左右丞官

制初行令命殆遍歷三省吏部凡數日方進語至

御前上厭其稽緩且諭大臣悔改官制珪確輩慮

有詔罷遂力言官制月省俸祿又以正名為辭上
意乃定後一年呂正獻公自定武移鎮維揚過闕
上謂正獻曰官制初行命令稽滯朕尋悔之已隨
宜措畫然終不及舊制成命之快也卿謂如何公
進言三省同班奏事分省治事上然之尋諭大臣
而衆議莫之行也元豐末正獻自維揚召還經帷
首陳前議太母即詔行其言紹聖初大臣嘗謂元
祐擅更三省分班奏事之制議欲復之時惇為門
下相懼其權之去已也乃曰此先帝之志不可改
故歷紹聖崇寧以來元祐故事無一存者獨此法
不變也祖宗官制舊典本朝沿唐制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尚書省者但受成事行之耳官制行始
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名以其省長官
為宰相既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
射為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

郎以佐之則三省宜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為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右僕射又為之闕矣則出令之職事既身行尚又省而復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有給事中封駮而已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駮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為虛文也元祐則議者以詔令稽留吏負冗多徒有重複因有廢併門下省之意故雖不行然事有當禀左相必批送中書左相將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無如之何侍郎無所用力事權多在中書侍郎自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雖名進其實皆未必樂也亦放談○元豐既新官制建尚書省於外而中書門下省樞密學士院詔於禁中筆談

國朝沿唐故事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為三省長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元豐官制行皆如故獨改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外補

甲戌章惇守門下侍郎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除

張璪守中書侍郎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除

蒲宗孟守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王安禮守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初安禮中進士第召對神宗欲峻用之以兄安石當國乃為崇文院校書同修起居注故事左右史

記言動無得輒有所陳至是許直前奏事後自翰林學士除尚書右丞先是宗孟詳定官制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亦領官制局事頗肆横脇制同列宗孟於上前疏其姦上察其不阿故與安禮俱蒙大用五月御史臺言尚書左丞蒲宗孟右丞王安禮賀僕射上尚書省於都堂下馬檢會三省執政官上下馬儀範尚書左右僕射許至都堂左右丞於本廳今官府雖寓局緣各有擬定廳事案宗孟安

禮身為執政當朝廷董正名分之初乃率先違法犯分請付有司推科安禮爭論上前以為今日置左右丞為執政官不應有厚薄左右丞於都堂下馬自此始監察御史豐稷言陛下若稽經訓修明官政選拔吉士光益治功方官制施行章惇以罔上為門下侍郎王安禮以檝德守尚書右丞甚非陛下稽古建官之意稷遂罷為著作佐郎

元豐初始命置局詳定官制大槩皆本唐六典為法稍增損之在內尚書省置令左右僕射門下省

置侍中中書省置令已上為宰相而兩令侍中不除令尚書有左右丞門下中書省有侍郎樞密院有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已上為執政官官制沿革元豐官制行中大夫換秘書監神宗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初除執政只換中大夫是時拜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禮為左右丞二公寄祿官若未至大夫只除中大夫官制舊典

丁丑呂公著罷同知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罷為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定州

公著自元豐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九月改樞密副使四年正月復同知樞密院事至四

月罷在樞府凡五年始議五路舉兵伐西夏公著諫不聽尋上表求罷仍謁告不出上封還其奏賜手詔曰在廷之臣可腹心之寄無踰卿者安得自暇自逸公著乃復起視事及西師無功將圖再舉公著又固諫上不悅會章惇自定州召為門下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邊上曰朕待卿不止此卿其少安章再上乃有是命及李舜舉入奏上意悟欲罷西師公著入辭上慰勞之曰卿不當居外行且

召卿矣元豐四年十一月甲辰樞密院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時有知院事孫固同知院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或曰上欲以禮退公著自是踰五月公著始請補外云

元豐六年癸亥

七月丙辰孫固罷知樞密院事為通議大夫觀文殿學士知河陽

固以元豐元年閏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九月除樞密副使四年正月遷知樞密院是年七月

固引疾去位遂罷知河陽後提舉崇福宫神宗崩
固等皆集闕下哲宗即位詔以登位賜致仕前執
政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宫孫固寛衣金帶銀帛
有差
同日韓縝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除
安燾同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試戶部尚書除
燾字原卿開封人縝自元豐四年正月除同知樞
密院是年七月遷知樞密院在樞府五年至八年

五月拜相壽初為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會行新法

而奉行之吏或異趣為髙或迎合求進而壽平心

以奉詔條號無所倚時司農以符檄風天下如免

役增寛剩造簿供手實散青苗等事天下爭趣之

壽數有陳論暨見神宗復極論之為立法禁是年

拜同知樞密院事累遷正議大夫

八月辛卯蒲宗孟罷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守本官知汝州

制曰中臺綱轄總於輔臣儻典憲不遵則何以處位具官

蒲宗孟比緣登擢領職踰年未聞勤蓋之誠顧多嬉慢之過牽情肆欲靡畏簡書以致人言尚莫知省追令案治左驗甚明反覆不承對吏無恥舉錯如此豈朕望哉細守郡章勉思厥咎

宗孟自元豐五年四月除尚書左丞是年八月罷在政府二年先是宰執因對上有無人才之嘆宗孟對以人才半為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正色詰宗孟又因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

作色言揚雄著劇秦美新不佳也他日宗孟又因
奏書請官屬恩上曰所修書謬甚無恩宗孟又引
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王安禮
進曰修書謬儀鸞司人恐不預上為之笑罷朝安
禮戲宗孟曰揚雄為公累至是宗孟坐違法繕治
西府故有是責

同日王安禮尚書左丞自尚書右丞除

李清臣尚書右丞自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清臣字邦直大名府臨清人少力學問韓琦以其兄之子妻之皇祐間朝廷方行制舉轉運使何郯即以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秘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謬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公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為式丁未錄

八年十二月累遷至通議大夫

元豐七年甲子

七月甲寅王安禮罷尚書左丞

安禮自元豐五年四月除尚書右丞六年八月遷尚書左丞是年七月罷在政府三年先是侍御史張汝賢彈奏王珪與安禮陳乞子姪差遣以謂引用都省批狀例外起例實害大政神宗以有條許用例奏鈔汝賢章格不下安禮聞之面奏乞治汝賢罪上令分析汝賢奏安禮不能修身治家等事

力詆其惡上以其章付三省謂安禮曰汝賢奏彈
不當固有罪其言卿姦汚事卿果如此何以復臨
百官安禮猶辯析上旣黜汝賢安禮因奏往以安
石疾病嘗乞知江寧府願申前請故有是命尋以
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移知蔡州元祐六年正月
以言官彈奏青州任内不法事事得實復以資政
殿學士移知舒州劉摯謂安禮非純正之士然慷
慨有大節在神宗朝為左丞數數敢論事不少屈

於三蔡一時翕然推重但其人治巳不肅性淫侈又喜寵小人此其不闕者其才髙甚世之悠悠者不可輕議也或云傅堯俞惑於范純禮輩所教鋭欲痛紲之蘇頌韓忠彦不知又佐其說頼吕大防無他處心稍平故止降小郡不置劾後竟坐諫官劉唐老楊康國言再落職卒贈右銀青光禄大夫安禮姿貌魁偉有口辨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畧細謹云

宋宰輔編年録卷八